

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丛书

学习文化与 教学设计

徐斌艳 等 著

Learning Culture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学习文化与 数学设计

王东东

王东东

学习文化与教学设计

Learning Culture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徐斌艳 等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何艺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习文化与教学设计 / 徐斌艳等著.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 11

(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丛书/任友群等主编)

ISBN 978 - 7 - 5041 - 6981 - 5

I. ①学… II. ①徐… III. ①教学设计 IV. ①G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7719 号

学习文化与教学设计

XUEXI WENHUA YU JIAOXUE SHEJI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1167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国民灰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7.75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261 千 定 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把这套“丛书”作为 2008 年以后研究成果的主要发布平台。

21 世纪以来，我们这个团队在高文教授的领导下，以建构主义、学习科学、教学设计等为主要研究方向，努力探索着信息时代教学与学习变革的机理，从“21 世纪人类学习的革命”译丛（共 6 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2004 年陆续出版）到“国际视野中的研究性学习”丛书（共 6 册，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5—2007 年陆续出版），到“教学设计理论与模型的国际前沿研究”译丛（共 6 册，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2008 年陆续出版），到“学习科学与课程教学创新”论丛（共 6 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后陆续出版），我们在持续翻译、解读国际前沿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开始了本土的行动。

我们的努力在 2006 年 9 月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其时，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博士点迎来了首批博士研究生，学习科学研究中心（Learning Sciences Center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也正式

获准成立。自那以后，在华东师范大学“985 工程”的支持下，我们在 2008 年年初推出了全新改版的学习科学网站 (<http://lsc.ecnu.edu.cn/>)，坚持以高标准维持该网站的运行，希望能使之成为国内学习科学研究和交流的良好平台。

本文作为“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丛书的总序，无法对学术研究的具体细节进行阐述，也无法对每一本入选的著作进行全面系统的评论，我们在这里给出一些对本领域的基本理解和本“丛书”的基本设想。

关于术语界定

学习科学 (learning sciences) 是国际上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关于学与教的交叉学科，以更深入地对学习作出科学的理解为目的，并策划和推动学习的创新。传统的关于学习的科学研究主要探究人类学习的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基础以及相应的单变量学习环境；近十多年发展起来的学习科学不仅研究正式的课堂学习和课程，而且研究发生在家庭、工作场所及社会机构中成员或同伴之间的非正式学习。学习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更好地理解有效学习 (effective learning)，并运用该学科的知识重建课堂及其他学习环境，使人的学习更为深入，更为有效。学习科学视野中的有效学习，涉及正式学习 (formal learning)、非正式学习 (informal learning) 和内隐学习 (implicit learning) 等学习的不同方面，以及将这些方面有机整合在一起的认知及社会过程 (任友群, 2007)。

学习科学涉及认知科学、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社会科学等众多研究领域，通过在心智、脑和教育之间建立桥梁，将脑科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教育和学习过程。它给学习、教育以及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指导，以迎接教育的重大变革。按照韦钰院士的判断，学习科学的出现给教育和学习带来的变革可以和 150 年前临床医学的诞生给医学带来的巨大变革相媲美 (韦钰, 2006)。

因此，学习科学是一种设计科学、一种整合科学、一种社会认知科学、一种描述科学和一种实验科学，是在“巴斯德象限” (Pasteur's Quadrant)^①

^① 这是一种生物学中在氧存在的条件下酵解速度放慢的现象，引申为科学理论上的以应用引发基础研究的现象或者称为技术科学现象，以区别于纯基础研究的波尔象限和纯应用研究的爱迪生象限。

中进行的。学习科学的研究是面向真实世界的需要的。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学习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画地为牢的学科限定的过程，而是以学习为中心，在跨越多种学科的边界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空间的过程。

技术设计（technology design）在这里是指对学习技术（learning technologies）的设计。我们认为，学习技术即是基于学习科学的技术，是指根据学习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在深刻理解“人是如何学习的”以及学习本质的基础上，对用于学习的硬件技术和智能技术（软件与方法）进行系统设计，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通过技术的中介，更好地支持学习者的知识建构、社会协商和实践参与。

其中，硬件技术是指解决实际问题或完成现实任务中使用的工具和设备，如仪器、视听媒体、计算机、网络等硬件。智能技术是指解决实际问题或完成现实任务中使用的应用软件及相关知识、策略、方法和技巧，如思维方法、学习策略、教学设计等。技术要有效地支持教育改革或改善学习成效，必须有机地整合硬件技术和智能技术。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数字技术比信息技术更具颠覆作用和时代特征，所以当前学者们的研究更侧重于数字技术。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学习技术在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关于领域进展

“学习”已成为不同领域的专家们共同聚焦的关键词，学习也正在一点一点地被“解码”，来自不同领域的对学习的研究正在形成和壮大为“关于学习的科学”，即学习科学。学习科学和技术设计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当然离不开理念和主义，另一方面则更重在实践和行动。

在理论探索上，我们应该把学习科学的出现理解成对解答“人的发展”这一教育基本命题的再一次努力。当今学术界对学习科学和对技术设计的研究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人是如何学习的”问题的理解，也让国际社会所倡导的全纳教育、为所有人的教育（EFA-Education for All）等理念有

了实现的可行性，并促使社会学者对诸如社会计算（social computing）^① 的作用进行思考。这也昭示着一个新的领域正在世界各地诞生、长大。

在研究方向上，除了越来越关注对传统课程、教学和课堂的改造外，学习科学越来越关注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越来越关注远程和在线的学习和培训，越来越关注非正式学习及其学习共同体的构成，越来越关注终身学习和老年学习。这些领域很多都是传统教育学的研究主流容易忽视的。

在研究方法上，学习科学越来越依靠高技术含量的实验技术和精密设备。一方面，学习科学越来越依靠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并使得诸如移动学习（M-learning）、普适计算（pervasive computing 或 ubiquitous computing）、智能教室（smart classroom）等新术语背后不断产生新的电子产品；另一方面，学习科学越来越与脑的研究结合起来，使得把优秀教师或教育研究者的经验进行实验验证成为可能，技术的发展已经能从分子层面解释人类的情绪变化（如激动、困倦、睡眠、疼痛等），比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能无损伤地测量脑的活动并能确认皮层区域的分布系统（福德，汉弗莱斯，2007），神经网络编码原理的破译已经解释了记忆、理解等学习过程的化学反应机制（林龙年等，2005），再比如微电极记录技术已经观察到少数几个以至单个细胞的电活动规律（Zhao J et al., 2005），而且很多世界一流大学都把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即老年痴呆症）的研究作为重点发展方向。这些进展给学习科学提供了生理学基础，使我们可能找到人类学习的本质规律；而且现有教育经验和规律都可能更好地得到科学的解释，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有一天可能在基因或分子水平上验证最近发展区或多智能这样的断言。这一切都为教育研究开辟了更加科学化和专业化的道路。

在研究共同体的形成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个研究领域像学习科学这样开放和不确定。学习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在对这个共同体的自我认同上也不尽相同，有的公开打起学习科学的旗帜，有的却有着自己的研究方向，甚至不完全认同自己是学习科学的研究者。我们认为，学习科学的研究本

^① 这是现代计算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研究领域。一方面，是研究计算机以及信息技术在社会中得到应用，从而影响传统的社会行为的这个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社会科学知识、理论和方法学，借助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力量，来帮助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科学的各种问题，提升人类社会活动的效益和水平。

就是跨学科的，无法也不应该界定出纯粹的学习科学研究者，有自己的学术研究本行而又介入学习科学的研究恰恰是这个领域很常见的现象。

我与本“丛书”的合作主编裴新宁、郑太年和赵健等多次讨论这个话题，我们想给读者举两位在学习科学领域非常著名而恰恰又有各自鲜明学术专长的人物为例。一位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与教育教授简·莱夫（Jean Lave）。她是一位对社会理论抱有浓厚兴趣的人类学家，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思考并重建了“学习”、“学习者”以及“教育机构”等概念，创设了学习研究的宽广而独特的人类学视野。她揭示了作为情境性活动的学习的本质，即在实践共同体中“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Lave, Wenger, 1991）²⁹，将学习视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出教育工作可以让人们成为实践共同体的参与者，并从社会实践的本性剖析了知识与活动的密切关系（Lave, Wenger, 1991）⁹⁵⁻⁹⁸。这一开拓性的思想，将学习拓展到非正式教育领域，并成为当今“组织学习与发展”以及“终身学习”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另一位是瑞士日内瓦大学科学认识论与教学实验室（LDES）主任焦尔当·安德烈（Giordan André）。他是生物学家和科学教育教授，在对学校科学概念教学及大众科学教育的大量观察过程中，发现了导致科学理解的种种障碍，并将复杂性系统思维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有机融合，提出了学习研究的“变构理论”，从而将学习发生的个体（认知—情感）和社会维度与作为生命组织的学习者本身整合在一起。他的这一研究模型不仅为复杂情境中的科学学习与教育研究提供了思想方法，也从本质上解释了学习环境设计的可能与必然；其作为“变构理论”拓展的关于组织型学习的“仿自然学取向”（physionic approach）也被广泛用于欧洲及世界许多著名企业的变革指导（裴新宁，2008）。

而当我们考察《剑桥学习科学手册》（Sawyer, 2006）的作者们时，可以发现他们的学科背景有着很大的反差和互补，而关键是大家都从各自的角度来研究学习，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学习理论的新世纪。在学习理论相对短暂的历史上（一百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理论基础分享着如此多的假设和共同基础，也从来没有关于知识和学习的不同理论在理念和方法上是如此的一致”（乔纳森，2002）。

关于本“丛书”

本“丛书”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追踪、拓展和本土化学习科学领域的研究，为学习科学的研究与传播、新型学习文化的培育和学校教学的变革提供新鲜动力；二是汇集学术团队的力量，打造持续发展、不断上升、对教与学的实践有影响力学术团队，推广学术成就。

本“丛书”采用著、编、译相结合的方式，入选的各书主题包括：学习科学研究、教学设计、学习技术的设计与开发、教师学习研究、学习环境开发、基于学习科学的课程教学创新项目案例等。

谈到编著，本“丛书”的选择大概有两个方向，一是对整个学习科学和技术设计的理论作出中国视角的解读和建构，二是记录下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中国本土实践研究的成果。

谈到翻译，我还是想重复我在《教学设计的国际观》译者前言中的一段话：翻译、校对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需要译者有一定的学术功底和一定的中文、外文基础，要尊重原著但又要有所创造，还要有坐冷板凳的耐心。而且在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中，翻译工作的地位也不算高。但教育创新和所有一切创新一样，首先要求我们了解别人走到了哪里，哪些是前人的基础，哪些是别人的创新，惟其这样，才能更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继承哪些，借鉴哪些，也才能有创新的方向和起点。

在今天，高技术正迅猛地占据着我们生活（包括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们曾惯循的教育研究范式难以应答因此而带来的种种挑战也是不争的事实。学习科学的研究的国际进展给予教育研究巨大的发展空间，跨学科的合作和跨区域的研究已经势不可当。国际上像西北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等已经纷纷建立了相关合作研究机构，加入到学习科学的研究的队伍中来（赵健等，2007）。同时，我国国情和教育研究的现状也给我们教育研究者自身的知识储备和研究习惯造成了巨大挑战，把自己局限在教育学的某个二级学科甚至某个方向上无异于作茧自缚。每一个有责任的教育研究者都需要突破传统教育学知识体系的窠臼，跨学科地学习相关知识；都需要超越传统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樊篱，在走进课堂的同时，也要走进“实验室”，逐步建立一套符合科学标准的研究方法。

我们希望国内的研究者从研究需求和兴趣出发而不是从学科划分上来

看待学习科学和本套“丛书”。本套“丛书”将以每年2—3本的速度推进，我们十分感谢教育科学出版社及其资深编辑韦禾女士的支持。我们欢迎包括中小学教师、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教育产业的经营人员、企事业的培训人员在内的国内外一切对学习科学有兴趣的人士来与我们合作。

学习科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发展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丁钢教授和吴刚教授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钟启泉教授、课程与教学系徐斌艳教授、教育信息化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祝智庭教授、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上海部王荣良教授的帮助，在此一并鸣谢。

最后，与我近年来写的类似文字一样，我必须感谢高文教授对我们团队的领导和培育，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也就不会有我们团队十年来的所有成果。在高文教授的一再催促和鼓励下，我代表我们团队写了这个本该由她亲自完成的总序。

任友群
于沪上静庐
2008年5月

* * *

参考文献

- 福德，汉弗莱斯. 2007. 脑与心智的范畴特异性 [M]. 北京：商务印书馆：422.
- 林龙年，等. 2005. 小鼠海马神经网络对情景体验进行实时编码的功能单元的发现与鉴别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5-6)：208–216.
- 裴新宁. 2008. 学习究竟是什么：焦尔当·安德烈访谈录 [J]. 全球教育展望 (1)：13–20.
- 乔纳森. 2002. 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任友群，胡航. 2007. 论学习科学的本质及其学科基础 [J]. 中国电化教育 (5)：1–9.
- 韦钰. 2006. 什么是学习科学？我的理解 [EB/OL]. [2006-10-16]. <http://blog.ci123.com/weiyu/entry/10010>.
- 赵健，等. 2007. 学习科学研究之发展综述 [J]. 开放教育研究 (2)：15–20.

- Lave J, Wenger E. 1991.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wyer R K. 2006.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M]. U. 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ao J, et al. 2005. Earthworm fibrinolytic enzyme [J]. Studies in Natural Products Chemistry (30) : 825 - 847.

前　　言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促进学习文化变革的教学设计”（项目批准号：05JJD88062）最终研究成果。全书围绕研究项目的核心问题展开，即学习文化和学习文化转变的内涵是什么，它在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中的战略意义何在，教学设计能通过何种途径为学习文化的转变提供哪些理念、方法和经验上的支持。

一、学习文化

本书首先以历史的视野和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学习文化以及学习文化的转变，论述它在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中的战略意义（参见第一章和第二章）。

（一）历史视野下的学习文化

回顾历史上的学习文化，首先可以发现中西方历史上的教育家自身都有着丰富的学习经验，他们虽不是专业的学习研究者，但却都曾以各自的学习行动向人们诠释了何谓学习，学习有何意义，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正好构成了学习文化的核心内涵。历史上的先哲们曾运用过许多办法来使学习变得富有意义。本书主要考察了西方思想家苏格拉底、泰勒斯、涂尔干等，同时考察了中国思想家孔子、蔡元培、胡适、陶行知等，并从他们的办法中归纳出了两大思路（参见第一章）。

一是苏格拉底、孔子的理想主义思路。苏格拉底觉得，求知是为了成

就一种最理想的生活方式，直抵永恒的实在，从而超越现实生活的琐碎与虚无。孔子同样要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但其方式却不是通过哲学，而是到历史中去寻找理想人生的答案，然后又用历史的答案指导现实的人生。不过，尽管有这些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曾将一种明确且强烈的信仰、情感注入学习，学习即因此有了意义。

另一条思路便是近现代以来日益盛行的现实主义。这一思路的出现，缘于工业社会、民族国家及学校教育体系的形成。它认为学习可能带来经济、社会及政治等方面的价值，更具体地说就是，学习可以让学习者分享乃至占有工业社会及民族国家中的经济、政治利益，而学习本身往往并无多少意义可言。

以历史的视野考察学习文化，确实能够让人们相信学习文化的历史遗产非常丰富，与之相对应，人们应该对学习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进而相信，任何一种学习及教学方案都是可以加以补充和完善的。对学习文化之历史遗产的研究，能够为人们补充、完善各自的学习及教学方案提供有益参照。

（二）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学习文化

如果说梳理学习文化遗产可以丰富人们对于学习意义及价值的理解，能为改善今天的学习观与教学实践提供有益的参照，那么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学习文化，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明确学习文化的内涵，形成学习文化的分析框架，进而分析并提出学习文化转型的方向以及转型所面临的挑战，探讨促进学习文化转型的实践模型（参见第二章）。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学习文化是指学习这种生活的方式。同样，借鉴关于文化的结构的分析，本书将学习文化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一是学习的活动方式背后所隐含的有关学习的思想、观点和价值观。二是学习过程中运用的具体方法，如在学校中教师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组织课堂教学，学生在课堂上是如何获得知识的，学习是在何种制度/体制下发生的。三是器物层面，比如学生在学习中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

基于上述对学习文化内涵的认识，本书提出了学习文化分析的三个层面，即学习文化的思想与理念、方法与制度、器物及其使用方式。对于每一个层面，可以从一个或者几个维度勾勒出一个连续统，或者确定若干个

非连续的“散点”。

在明确学习文化的内涵及其分析框架后，本书进一步分析并提出了学习文化转型的方向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当前，学习科学的研究和基于这些研究成果的教育实践，指向了一种建构性的、情境性的、合作性的、技术和工具支撑的学习文化。具体地说，从学习文化的理念、思想看，将知识和学习的建构性与情境性作为本质特征；从学习的方式看，注重学习者通过参与、探究、合作、互动的方式获取知识；从器物的层面看，注重运用技术手段（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工具（包括相应领域的专家和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解决者运用的工具）。

二、教学设计

本书在考察分析学习文化及其转型的同时，更为关注研究项目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教学设计能通过何种途径为学习文化的转变提供哪些理念、方法和经验上的支持？基于上述对学习文化的认识，本书选取若干教学设计模型，通过设计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分析其在实践层面促进学习文化转型的意义。

（一）指向学习文化理念、思想的教学设计模型

从学习文化的理念、思想层面看，学习文化侧重知识和学习的建构性与情境性。本书研究了三个指向学习文化理念、思想的教学设计模型，即知识中心的教学设计（第三章），促进理解的教学设计（第四章），面向学生认知结构差异的教学设计（第五章）。

“知识中心的教学设计”强调以了解学习者的原有知识为起点，提供适合的信息和活动，充分关注知识和学习的建构性与情境性，帮助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元认知，以此获得对学科知识的整体理解。“促进理解的教学设计”重点考察理解性学习的本质特征，强调教学设计中对原理性概念知识、先前知识、元认知、学习者差异、动机、情境学习和学习共同体的关注。“面向学生认知结构差异的教学设计”以谓词性与功能性的认知结构差异理论为背景，借助各种不同的知识外在表征方式，设计相应的学习环境，考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认知结构的个性化表现。实验研究表明，这类面向学生认知结构差异的学习环境强调知识的多元表征，注重知识的建构性，并以此促进学生个性差异的发展，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与思

考，促进学生对自己学习过程的主动反思。另外，学生在此过程中能够把握适合自己内在思维结构的外在表征，且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学习兴趣。

（二）指向学习方式的教学设计模型

从学习方式层面看，学习文化注重学习者通过参与、探究、合作、互动的方式获取知识。本书研究了三个指向学习方式的教学设计模型，即促进协商和对话的教学设计（第六章），基于学习项目的教学设计（第七章），基于学习共同体的教学设计（第八章）。

“促进协商和对话的教学设计”旨在强调将有关协商的理念、方法渗入学习文化中，形成协商性学习文化，这种学习文化使对话的文化得以在学校中形成，使学生及教师的对话意识在这种文化中觉醒，从而使学生能作为一个民主、和谐社会的公民在这种文化中成长。另外，这种学习文化重在培养学生的“自控能力”，包括理解力、想象力、评估力、欲求力、讲述力，以及对修辞和辩论的运用能力等。“基于学习项目的教学设计”注重让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自己的操作，在具体情境中解决实际问题；它也重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非常重视学生的动机和学习责任感。具体而言，基于学习项目的教学设计集中关注某一学科的中心概念或原理，旨在使学习者融入有意义的任务完成的过程中，让学习者积极地进行探究与发现，自主地进行知识的整合与建构，以现实的、学生成的新知识和提高完成项目任务的能力为主要成就目标。“基于学习共同体的教学设计”在阐述学习共同体性质的同时，分析该教学设计对于培育学习文化的贡献。所谓学习共同体是为完成真实任务/问题，学习者与其他人相互依赖、探究、交流和协作的一种学习方式。它强调共同信念和愿景，强调学习者分享各自的见解与信息，鼓励学习者进行探究以达到对学习内容的深层理解。学习共同体所体现的是一种集体努力和知识分享的相互学习的文化，它促进学习者形成支持性的、相互尊重的、相互欣赏的关系。

（三）指向器物层面的教学设计模型

学习文化的转型需要技术和工具作为支撑，而非由抽象符号主宰着。当我们把学习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合作性的实践或探究活动时，学习活动的展开便需要更为丰富的工具和技术。从器物层面看，学习文化尤其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工具。“技术环境下基于问题解决的教学设计”就是本书研究的指向器物层面的教学设计模型。该模型主要探讨技术如何

发挥其创新课程和教学的作用，如何帮助我们创建一个富有活力的教学环境，让学生在其中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还可以发现他们自己的问题。

本书所展示的项目研究成果是项目组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参与实验的一线教师与学生智慧的体现。项目组成员在合作研究与实验的基础上，分工编写书稿，将研究历程与结论如实加以呈现。其中第一章由周勇编写，第二章由郑太年编写，第三章由裴新宁和赵健编写，第四章由王美编写，第五、第七和第八章由徐斌艳编写，第六章由沈晓敏编写，第九章由李妍编写。徐斌艳负责最后的统稿工作。

我们期待各方面的专家为这一历时数年的研究成果把脉诊断，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此我们将不胜感谢。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徐斌艳
2010年7月于丽娃河畔